



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遇到收费站就走绿色通道，不用交一分钱的过路费或通行费，见到有花开放的美景，就停下车欣赏几天，并将蜂巢里的蜜摇出来卖了，有数不清的小打工仔替自己挣钱，沿途的日常花费也就有了。

柳琴连开车的线路都设计好，每年五月从武汉出发，往北一站站地先到河南、陕西、内蒙古，再到甘肃、青海、西藏，然后从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南绕回来，正好一年时间，国内所有开花的季节都赶上了。不仅不用花一分钱，还有可能小赚一笔。这美好的遐想使得几个月来心止水的马跃之有些动情了。等到恢复平静时才想起来，他俩都不会开车。柳琴因此对马跃之说，她一定要鼓动曾小安如此试验一回。

马跃之觉得柳琴是异想天开。正在读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的曾小安果然说，郑雄有副厅长官职在身，岂能如此自由散漫？

曾本之刚想到柳琴，柳琴就出现在他家楼下。

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反应都比较慢，这是他们的工作特性决定的。一个只上过初中的建筑工人，一天就能挖几立方米的基坑。一个年过六旬的农民驾驭一头老牛，一天能耕三亩地。一个考古工作者，守着各式各样的先进设备，三天下来都挖不出一只拳头大小的陶罐；

如果是发掘一只青铜重器，十天半月都不一定让其全部显形。

曾本之的思绪从柳琴还是这么漂亮，再慢吞吞地意识到这个女人不在家侍候马跃之，天天在省养蜂协会上班时，柳琴已经说了一大堆话，其中包括她最喜欢说的几句名言：男人所谓上班就是不用听老婆的唠叨了，所谓下班则是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。女人不同，女人上班是为了回家后更好唠叨，女人下班则是为了让老板的脸色更加难看。

柳琴是来找曾小安的。论年龄辈分，柳琴与曾家交往应当首选安静，偏偏柳琴十次当中有九次半是找曾小安。当然，这事也还有某种天意，柳琴比安静小十几岁，模样一点不显老，与曾小安站在一起，哪怕十分努力认真辨认，也只敢说她们长得像姐妹。看不出她们兴趣有多相同，但她俩就是有事没事粘在一起，不是逛街就是泡吧。弄得曾小安经常上午出去，直到晚九点以后才回家，人进屋了心在外面，还要抱着手机与柳琴窃窃私语一番。

柳琴嗔怪曾本之将自己的老公拐跑了，还说：“两个老男人粘在办公室里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趁着老胳膊老腿还能动弹，多陪陪老婆。”

曾本之就有所指地说：“我也想驾驶养蜂汽车，带着老婆周游列国，只是这把年纪了，哪怕有驾

你父亲后来说，批斗完回家，你祖父感慨，愧不如秦环，那真是巾帼英雄。你祖父由此对初家的人交代：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交往，那就是秦家。这也是你和姐姐平秋与天赐、福小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，长辈们鼓励你们去秦奶奶家。在四条街，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。人都很好，但大家就是觉得有点隔。老太太秦环年过四十就只穿黑衣服，经常一个人进神秘可怖的斜教堂，在那个时候，“破四旧”的遗风尚在，秦环本人性格又刚烈，能不惹都不愿去惹；景倚子来花街，因为倒插门心里免不了自卑，话少，见着人能躲就躲，慢慢地，这一家都冷冷的有点人不沾鬼不靠了。大人们敬而远之，倒是小孩子们相互交好，那男当别论了。

1976 年，“四人帮”被抓起来，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，天下太平了，都消停吧。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，拖拖拉拉又把“运动”坚持了两个月。到年底，批斗和游街已是强弩之末，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一种全民游戏。你祖父的高帽子还戴着，但上面没人愿意再写字了；秦环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，没人督促她再剃掉，脖子上的鞋子也没那么破，有时候没挂也没人记得起来。大家嘻嘻哈哈地说：“集合啦！游街啦！批斗啦！”游街和批斗时耐不住寂寞的人，主动跳起来，唱起来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演起了地方戏，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头，把他们给忘了；热热闹闹的像过年。再后来，“年”也懒得过了，没人招呼他们。1977 年 2 月 17 号，除夕，傍晚，你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，看见秦环站在斜教堂门口往里看。

“他秦姨，不回家包饺子？”

驶执照，人家也不会让我开车。”

柳琴连忙捂住自己的嘴，可她还是笑出声来，而且还称马跃之是老顽童，家里的事能说的和不能说的都往外说。曾本之也笑，让她快点打电话，叫曾小安下楼。

柳琴却说：“不能打电话，一定要爬到你家楼上，亲自将曾小安接出来，免得有人见不着曾小安，会跑遍武汉三镇找醋吃。”

看着柳琴进了自己家的单元门，曾本之才继续往楚学院走去。楚学院离东湖的直线距离只有一千多米，虽然临近双向八车道的东湖路，却很幽静。曾本之从进门起，只要碰到人，对方都会礼节性地主动打招呼。这类寒暄，最突出的是它的仪式感，缺了不行，多了又让人不舒服。好在电梯里没有别人，曾本之独自上到六楼，正要打开挂有“楚弓楚得”门牌的办公室，忽然发现南边隔壁“楚乙越免”室的门是开着的。

曾本之愣了愣，然后大声问：“谁在屋里？”

片刻后，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：“是我！我叫万乙，是新来的！”

曾本之这才走过去：“听说了，在南京大学读的博士？南京大学重视田野考古，学问越好越像做体力活的。你这样子好像有悖南京大学的传统啊！”

后面的这些话，是曾本之站在门牌为“楚乙越免”的办公室正中间说的。曾本之刚刚得知楚学院安排万乙在“楚乙越免”室办公，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，这间屋子空置八年都没被人动过一张纸。曾本之要万乙将行政科配给的新椅子退回去，书柜上了锁的不要动，没上锁的也不要动，每本书、每张纸都要保持原来的模样，就连那本八年前的台历也不要多翻动一下。（未完待续）

“他初伯，你说这以后真就不斗了？”秦环答非所问，“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？”

“听政府的话音，是这么回事。可谁知道呢。”

“政府要是反悔，说继续‘革命’呢？”

“要真继续，这年你不过他也继续。过了年再说。你没见着，街坊邻居也斗不动了？”

“你看这冷风灌的，”秦环说。她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，手里突然多了把铜锁，“他初伯，我想信这个教，你看行不？”

你祖父一下子愣了，慌慌张张说：“他秦姨，这个你别问我。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手工艺好的木匠，我想做个十字架。”秦环说，“他初伯，放心，不连累你。”

你祖父为自己的胆怯难为情。“不是那个意思，”你祖父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已经信了吗？”

“我那是进来坐坐。沙教士一个人蛮孤寂的，过来看看他。”

她说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，奥地利人，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来中国，辗转传教，40 年代中期来到花街。刚传了几天教，还没发展出够一张桌吃饭的教友数，新中国成立了。教友们转身开始积极要求入党，坚决不进教堂了。中央政府下了文件，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，一律各回其国。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，叶落归根当然是美事，但年纪大了，要回去非把老老板弄散架不可。他早也适应了中国生活，汉语虽然还带着口音，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；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顺溜，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包饺子，胃也被改造过来了。他给淮海市领导写了份申请，风烛残年，实在动不了，教不再传，只求终老花街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陈彦

她朝楼道打量了一下，人影子都没有，并且她还提前故意关掉了一个灯，也再没人开启，显得十分昏暗。她轻轻关上了门。反过身，见他站得很近，似乎有一种想拥抱的意思，但她立即很是礼貌地表示了拒绝：“请坐！”他一笑，就朝她指定的位置坐下去了。

她给他沏了茶。都是早已准备好的，只需把开水倒进去就是。沏完茶，她坐在了他对面较远的沙发上。那种刻意的距离感，又让他微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优雅。乡镇与县城的距离有多大，县城与省城的距离就有多大，甚至更大。这是她对这个男人的基本感觉。

他说：“我终于把你爸对上号了，在一个会上。”“你高高在上的，还能看清底下的一个副局长？”

“想看谁，再远也能看清楚。”她脸唰地就红了。自结婚后，都很少有这种十分过激的羞涩感。

“你爸跟你长得很像，高鼻梁大眼睛的，年轻时一定很帅！”

“听我妈说，我爸年轻时可没让她省心过。”说完这话，她自己先笑了。

“你大概也很难让人省心吧！”这话意味就深长了。

她急忙说：“我可是太让爸妈省心了。就一傻乎乎的白大褂。”

“你……那一位……觉得你省心吗？”

她的脸又红了，随口答了声：“那当然。”不过急忙把话题引开说：“你们明天也放假？”

“没有放说，其实是放了。”

“你都不准备回省城一趟？”

“回去也是一个人，不如就地过节。”

她憋了一会儿，到底还是忍不住地问：“我不相信……储县长会是一个人。”问完这话，自己的脸已发烫了。

“真的一个人，都离几年了。”

“追求的……大概排成长队了吧！”她没想到自己能说出这话来。

“没有没有。哪顾得上啊！”

储县长其实是储副县长。准确地说，是来挂职的科技副县长，叫储有良。原来是省上一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，后来想走仕途，找到要害人点拨了一下，以无党派身份提到了副县级。到了县里，其实啥也干不了，既不懂农村工作，也不懂经济工作。以为他懂科技，让分管了一两个部门，也是被他搞得一塌糊涂。底下人叫苦不迭，有的甚至要辞职，说还没见过这么日把烦的干部。王中石书记也很无奈，就把他挂在“空挡”上，临时搪搪差。因此，他也就有了大把的时间游山玩水、钓鱼打牌、跳舞唱歌，单等“下挂”时间一满好走人。大家也都希望上边快点来考察，提拔走了都安生。

杨艳梅开始也听到过一些闲话，不过从自己接触看，觉得这个人挺有趣味，挺有风度，而且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这么年轻，就副县级了，前途自然不可限量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跳舞、唱歌都有感觉。他个头挺拔，可谓风度翩翩、洒脱不羁。就连探戈、伦巴也都跳得把县城的舞迷们能甩出几条街远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她的舞技也日渐长进。不过在舞池里，贴着她的耳朵，他已约过她好几次，让到他的住处去聊天，她到底没去。储县长毕竟太扎眼，她也不愿去蹭这浑水。实在是一约再约，刚好端午节爸妈要去大姨家，她就同意他到家里来了，这样一切都主动些，免得面对难堪时不好应对。不过终是自己想见，才有了这样的安排。

孤男寡女的两人世界，又有一份不会有人打扰的安全保障，果然是十分快意愉悦。她提前就已把音乐放好，不过声音调得很低，这样使房内更有一种温馨与神秘感。

他呷了几口茶，就起身说：“来一曲吧！”

“在家里跳呀？”

“这环境多好。”

“不跳不跳，咱们就坐着聊天。”

他已上前躬身邀请，并很是有分寸地把她拉起来了。她在推辞，她在退让，但终究还是和上他的舞步，开始了暗红色灯光下的旋转。

这是与歌舞厅完全不同的环境，两人一擦身，她立即就有一种陷入感，陷入了什么不得而知，只是觉得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。可恍惚间，她又希望爆炸，希望像飞蛾一样扑进这爆裂的火焰。而他把她越搂越紧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，已搂进了她的卧室，并且直朝床榻挤压过去。她一个激灵猛醒过来，不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竟然是在自己能够防范的家里缴械投降了。她与安北斗恋爱一年多，他都没敢碰过她的身子。她喜欢这个男人，对这个男人有感觉，但也没有准备跟他上床啊。这是怎么了，一切都稀里糊涂、不明不白的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你们家祖上做小生意，你祖父的父母做挂面、炸馓子卖，生意淡季还会租船到运河上下游贩米，顺便倒腾点银圆，比平常人家多置了二亩地。所以你爷爷才有钱去念私塾——没钱的人家谁念得起书？现在你祖父的父母都死了，虽然土地都充了公，挂面机子散架了，炸馓子的大铁锅也漏了底，米一粒不存，银圆一个不见，你初凡子依然是地主。地主是个世袭称号，就像“革命世家”，就像“无产阶级英雄”。

每次游街和批斗，要么是你祖父初凡子打头，要么是秦环第一个；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，谁命不好谁倒霉，犯了事被抓了现行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补上。偷鸡摸狗的，损害国家财产的，出工误点的，窥视女人洗澡的，好吃懒做的，偷人养汉的，通奸爬灰的，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，喝醉了骂人祖宗的，逮谁是谁。通常你祖父会戴一个白纸做的大高帽，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，前面是“地富反坏右”，黑五类的罪名一口气全列上去，后面是“阶